

難為「入戲的觀眾」

評簡鴻模之《祖靈與天主》

梁錦文¹

本文評介：簡鴻模老師大作《祖靈與天主：眉溪天主堂傳教史初探》，台北：輔仁大學出版社，2002年三月初版。

簡鴻模老師大作《祖靈與天主：眉溪天主堂傳教史初探》，將一個原住民教會的歷史如數家珍地呈現出來，對台灣的本地教會發展史，以及原住民的發展，都有深刻的探討與分析。作為台灣第一部原住民教會的研究，實在為本地教會作出了見證，也為本地教會傳教提出了肺腑之言，為天主教未來的傳教事業，尤其是原住民教會的發展甚有助益。

然而，正如該書書名所稱，它是一本「初探」，是天主教會內第一部對原住民教會的研究，所以期待作者與其他同仁對原住民教會更深入的研究，是故如野人獻曝般的提出一些淺見，冀收愚者一得之效。

¹ 本文作者：梁錦文，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公共行政與政策學系副教授兼東南亞研究中心研究員。

壹、「入戲」與「觀眾」？

法國思想家艾宏 (Raymond Aron) 曾對研究提出「入戲的觀眾」(Le spectateur engagé) 的理念：

「即是同時在歷史的形成過程中當個旁觀者，要求自己對正在進行的歷史儘可能保持客觀，而同時又不置身於歷史之外，是要介入歷史。²」

也就是說研究者在研究時必須要「入戲」，才能真正關心所研究的議題；然而他也要求研究者是一名「觀眾」，才能真正跳出議題的情境，客觀的加以分析與探討。也可以說研究者必須對議題本身要具備「熱血」，但也要具備「冷頭腦」。

在拜讀簡老師的大作時，深為他對眉溪教會的那種熱情所吸引，也可體會出他對眉溪教會抱有相當大的期許。這作為一位關心本地教會的人來說，值得吾人佩服。因為簡老師對眉溪天主堂的田野調查，相當深入。這是田野調查方法的重要驅動力量，倘沒有這種熱情，田野研究是不容易為繼的。

然而，利之所在，弊亦隨然。作為一位研究者來說，這種深入的感情，卻使簡老師的研究因情感過重而稍微有所偏差，對眉溪天主堂的研究反而不夠客觀。例如簡老師在該書對賈振東神父 (Rev. Armand Jacques, M.M.) 給予很高的評價，卻對後來的莊天德神父 (Rev. Richard M. Devoe) 持負面的態度。固然吾人不能陷入「神職主義」的認為所有神父都是優秀的，但作為一位研究者，吾人更需要客觀的加以分析。

簡老師在其大作中提到的賈神父，的確是為眉溪天主堂做

² Raymond Aron 著，賴建誠譯，《雷蒙·艾宏：入戲的觀眾》(台北：聯經，1987年)，271~272頁。

了不少的服務，的確是令人感動。然而，莊神父的問題除了書中提及的「美國時間」外，似乎並不見得是甚有問題³。如作者用了不少篇幅去談莊神父以賽德族語言來進行彌撒，但因為莊神父的賽德語不標準，與經文較為「文言」，以致大部分的原住民教友聽不懂，影響傳教的發展。若以此來責難莊神父，似乎並不公平。因為莊神父接管眉溪天主堂是 1965 年以後⁴，也就是梵二大公會議之後，梵二之《禮儀憲章》便開始了禮儀本地化，所以莊神父之以賽德語來進行彌撒，是教會整體性的轉變。從賽德族的文化傳承而言，它有保留固有原住民文化之功，這點簡老師本人亦予以肯定⁵。那或許吾人要問的是在眉溪的賽德族朋友要如何對待他們的母語？

經文的「文言」，最可能的問題是出於天主教會對聖經翻譯的態度，也就是說任何文字的翻譯都要非常嚴格的以拉丁文版本為模式，不能有所更動，這點只要打開思高版的聖經，都會出現許多難唸的經文。

又如傳道員的減少問題，據書中所示乃因經費不足⁶。經費不足是天主教會日漸衰落的原因，起碼當台灣的經濟日漸起飛時，國外的教會已經少對台灣有所奉獻，而本地教會自養的觀念也未建立起來而形成經費拮据。這似乎不只是眉溪的問題，而是整個台灣教會所面臨的問題。

倘若簡老師未來對眉溪天主堂的發展作更進一步的研究，或許訪問同質性較有差異的人士，以及台中教區的相關人士，

³ 簡鴻模，前引書，120~129 頁。

⁴ 同上，78~79 頁。

⁵ 同上，122 頁。

⁶ 同上，122~123 頁。

希望多了解不同意見，也將這些不同意見闡明，對正反兩面的觀點加以分析，或可對教會的發展更有助益。

貳、上窮碧落下黃泉？

傅斯年先生在談到學術研究時認為必須要「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資料」。資料的良窳常影響到研究的優劣。簡老師的大作中利用田野訪談十分出色，就以「初探」的角度而已，僅是訪談中的口述資料彌足珍貴，令人擊掌。而這種口述歷史的調查，也是台灣教會，或是原住民部落必須進行的事。

然而因為「初探」，該書對眉溪教會的資料絕大部分來自訪談，卻很少利用文獻。訪談的對象都是眉溪本地的教友，但簡老師卻忽略了它屬於台中教區，甚至屬於台灣教省，這些教區的觀點如何？文獻資料應是必須閱讀的。或許這些資料最後顯示出與「臆測」相同，這才顯示研究者的嚴謹，而不是「胡言」，「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的真諦，便是如此。

訪談資料還要注意的是，受訪者或許不是說謊，但是由於對事件「詮釋」的不同，便會產生不同的結論；或是由於受訪者的資料不足，使得他本身的分析也陷入偏頗，這都是以訪談作為研究資料必須注意之處。

簡老師在書中提到為何賈神父去職？莊神父既不受眉溪教友的歡迎，為何總不能調離？面對這些問題，他只用了訪談資料，而未以其他資料為輔，將眉溪教友的臆測作為分析的結果，這在研究上會出現偏差⁷。

竊思未來簡老師若要作更進一步的研究，台中教區與瑪利

⁷ 同上，147~148 頁。

諾會的原始文件檔案，必須要加以參考、閱讀，以印證「臆測」本身的對錯，或可找出真正的理由。

在此也希望教會當局將一定程度的文件檔案解密，開放予研究者參考。或許這些檔案有許多「難堪」，但是為教會未來的長遠發展，這種「透明化」的處理，可以讓教友更清楚的面對真正教會的問題，也可協助教會解決真正的問題。從另一面而言，在此筆者也希望若一旦教友閱讀到教會這些「難堪」，也應以是「我們教會共同問題」的心態努力面對，畢竟教會本身是「人的團體」，恐懼面對問題只是「諱疾忌醫」而已。

此外簡老師的研究，並沒有蒐集到或注意到大環境的變化，也沒有注意到眉溪部落整體的變化。固然簡老師的主要研究對象是眉溪教會，但不表示眉溪教會是遺世獨立的，它與台灣本身的政經環境、台灣教會的演進是息息相關，也深受它們的影響。例如簡老師提到莊神父只重視老人，而忽略年輕人。這是否與台灣社會或眉溪部落之「人口老年化」有關？如果在資料上顯示住在眉溪部落仍以年輕人為主，那莊神父應受非議；倘若相反，則對莊神父之判斷，是否有過於嚴苛？此外，台灣社會隨著經濟發展而世俗化、政治自由化、國家認同問題的激化、教會組織的日漸鬆弛、傳教觀念的改變等外在問題，在在影響到台灣教會的變遷，同時也影響到眉溪教會，這也是對眉溪教會未來研究的方向。

總而言之，資料蒐集的周延對研究的素質影響很大。《祖》書以訪談為主，卻忽略文獻，以「臆測」作為判斷，「大膽假設」有餘，卻少了「小心求證」，也少了研究需要的「辨證」，實為美中不足。

固然吾人也知道教會檔案尚未公開，對簡老師的研究大打

折扣，吾人也爲他扼腕三嘆。不過期許簡老師在進一步研究時，能克服這些困難。

參、結構之嚴謹

作品結構的安排，可清楚的顯示作者的思考模式，以及他作品的焦點所在。簡老師在《祖》書中希望將賽德族人的傳統信仰「祖靈」與天主的關係，表示出這二者是眉溪部落生活與信仰的重心。然而《祖》書在第一章與第六章提及，中間各章並未顯出它們有很大的關連性。例如簡老師談到基督信仰對「祖靈」的轉化與排斥，但在歷史過程中基督宗教如何「轉化」與「排斥」的過程，卻著墨不多，未能呼應書名，而令《祖》書美中不足。

《祖》書也常出現雙重標準的研究方法。例如他認爲「不同族群間的文化及社會組織皆不同，地方教會本位化的展現應是豐富而多元，絕非以漢文化爲主的中國地方教會本位化所能涵蓋」⁸。但是當他批評瞿海源教授認爲台灣天主教的沒落，是因爲社會文化因素時，簡老師卻沒有把平地人的民間宗教與賽德族人的「祖靈」信仰等量齊觀⁹。其實在研究上，對天主教的傳播而言，民間信仰與「祖靈」在平地人與賽德族人是可以相比擬的。不能說賽德族人信仰「祖靈」是尊重文化傳統，但在平地人的民間信仰，卻是十惡不赦，這就是雙重標準。《祖》書內也有不少類似的雙重標準，也是功虧一簣。

有關結構的問題，《祖》書的優點是在訪談資料。然而簡

⁸ 同上，161~162 頁。

⁹ 同上，119~120 頁。

老師未能在一開始便理出完整的架構，所以使這些訪談資料顯得鬆散，缺乏強而有力的連貫脈絡，使人讀來未能一目了然，也未能把這些訪談資料有效的呈現。之所以如此，或許是因為簡老師的雄心壯志，他既想把「祖靈」與天主作一連結，又想將眉溪天主堂的傳教史加以整理，形成這兩條主要脈絡不能兼顧。

許多學術界朋友讀了不少理論，但是這些理論的用處是甚麼，則未見了解。其實這些理論最重要的是給了吾人一些研究上的觀點，再從這些觀點去建立「運作性的指標」，再利用這些指標來分析。

本文作者建議倘若簡老師要作進一步的研究，這兩條脈絡加以分開，在焦點較為清楚時，運用一些「指標」作為架構，在每章中呈現，也可看出不同時期不同指標的變化，這樣可使研究更為集中，也容易讓讀者了解其來龍去脈。

此外，一個很小卻有需要注意的地方是，論文中的單位如公元/民國、美元/新台幣等最好統一，以利比較分析。以那一種單位都沒關係，但最重要的是統一，否則一時公元，一時民國，則會造成混亂，也可見結構嚴謹度大打折扣。

結 論

作為第一本研究眉溪天主堂的著作，《祖》書有其貢獻，也開啓了對原住民教會的研究，有利於原住民教會，甚至對台灣教會福傳有絕大的貢獻。從訪談資料顯示眉溪天主堂一路走來，天主的恩寵與眉溪所有同仁的功勞，令人感佩。簡老師的訪談調查也為這段歷史寫下見證，也是值得欽佩的。

然而，或許由於簡老師對眉溪天主堂那種愛護有加，卻使

他能以熱熾的心跳進去，卻不能以冷靜的頭腦予以分析，令人覺得可惜。不過作第一本台灣原住民教會的研究，確實是瑕不掩瑜。

或許它本身是一本「初探」，簡老師要在未來作更深入的研究，所以吾人期待他能夠在未來的研究中，除了對眉溪天主堂的熱情不變外，更應多著重研究態度與方法，以更周延、更客觀、更細緻的方法為眉溪教會，甚至台灣教會作出更大的貢獻。